

文化百科系列



主编：萧枫

智囊

第三卷

西安出版社



智

寰



主编
萧
枫

西安出版社



智
要
政
務
智
要

总序

在处理具体政务时，应如何着手？应采用怎样的手段？应注意些什么？大致说来，要有智又胆，能识善断，掌握委蛇、谬数、权奇之术，有灵变、应卒、教悟之捷。

法无威不立，国无威不治。作为官员，如一味仁慈，无官之威严，易让无知小人视为懦弱可欺，进而威严之法律也被视为可忽、可玩。对不法、玩法之小人，应给以严惩，以儆效尤，也借此立威。李光弼杀玩忽上司的御史官，吕公弼斩知法犯法而又轻法的营卒，张咏处决偷官库一文钱的库吏，皆打击小人气焰，使他人不敢生玩忽之心。

在处理政务时不能优柔，而要果断。当然决断要以识见为基础，否则鲁莽行动，会造成严重后果。对一般政治家来说，因其考虑问题多，求细密，求谨慎，所以常不能断，以至于丧失良机，功败垂成，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就由于太过谨慎，胆为识掩，没听子午谷进兵之计，才留下无穷遗憾。百姓之生计，社稷之兴亡，有时系于一念之间，孙权听周瑜之论研案定策，才有赤壁之战的胜利，为三国鼎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为人处事，不能无是非观念，军国大事，更应是非分明。然而有时候为了大计，权衡利害，作为策略，未始不可暂时泯灭是非，虚于委蛇，假装随顺，“难得糊涂”可以从这点上理解，“道固委蛇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比如北宋的王曾对奸臣丁渭毕恭毕敬，才有机会独自面见皇上揭露丁渭罪恶，为国家除去一害，明代的胡宗宪贿赂结交严嵩，才得以不受牵制，全力平倭，建不世之奇功，杨一清借宦官张永之力才除去祸国殃民之权奸刘瑾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执着于是非却一事无成者黯然失色。

有些事情不能以常法处理，而可以似反于常理，因出人意外之策略一举成功。如战国时赵国宁越将各军战死士卒之尸体还给齐国以内攻之，楚国慎子将三种似无法并存之策同时施用对敌，常人不敢想，也想不出。段秀实延长漏刻败乱谋，冯瓌缩短漏刻以乱敌，同为反常之法而各得其妙。治理国家亦谬数者，如周武王诱百姓捐粮，齐桓公使富室散谷，管子教百姓为困藏谷，范仲淹以兴土木倡游宴赈灾，皆以令人难测之术成令人惊叹之功。

针对不同的情况，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决不能拘于成规，迂腐不化。即如信义，素为人所重，甚至有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”之说，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决不能死守信义，如孔子负蒲人之盟，即曰“要盟，神不听”。王敬则与盗首盟誓，答应保全

其性命，但一将其捕到，毫不犹豫将之斩首，因为如不杀一儆百，群起效尤，地方将无法治理，百姓将遭无尽之祸害。再如秦桧撒谎使现钱得以流通，令狐楚以欺骗手段平米价，皆为国计民生着想，不可以道德准则非议之。

特别是在情势危机之时，更应镇静从容，灵活应变。如吕颐浩止卫士怀家流言，黄震开州帑散发止住兵变，赵葵一言定军心，周金借斥把总官平众怒，刘邦伤胸扪足以安士卒，皆临时应变，化解危机。至如曹玮假西夏人之手杀叛卒，张浚借刘豫手杀叛将，都是将计就计，利用反间。事变如火如风，迅捷非常，这就要也以捷应变，“一日百战，成败如丝，三年造车，覆于临时”，如果面对事变，惊慌失措，失去时机，就会铸成大错，留下无法解除之遗憾。

应付仓猝而来的困难，更需机智百变。虽有“成大事者，争百年，不争一息”之说，然而一息之间常决定百年大计，国运盛衰，如刘邦封功爵不公引起将士不满，差点引发哗变，失去眼见到手之皇冠，幸亏采用张良之计，重封生平最憎恨的雍齿，才安定将士之心。至如赵从善造红桌、周忱以锡包头盔代替打磨、张恺以桌子做炉架、韦丹制蒺藜棒、李见则做冰炮，等等，皆能以机变解决急需物资的匮乏。应猝之通，贵在速、巧，而更重要的是要临事不慌，镇定从容。

当然，无论何时，都少不了敏悟。识断、委蛇、谬数、权奇、灵变、应卒，都必须头脑灵活，机敏善悟。能敏悟，才能使困难迎刃而解，如杨佐以木盘洒水降阴气修盐井，尹见心以木桶套水中树以砍伐之、怀丙以船走出水中铁牛等。甚至如测字拆字之类，虽带荒诞色彩，如善于运用，也可以救人，可以促成大事，如刘伯温解梦救人，董伽罗拆字鼓励段思平成事等。

威克卷十一

[导读]

本卷收集了以威慑服不法的故事。克，克服，制服，威服即以威力制服。于非常时期，不能死守成规，而应果断行事，以威、武取胜，如朱亥椎杀大将晋鄙而使信陵君得以将兵救赵，班超敢入“虎穴”斩杀北虏使者而使鄯善国王震怖慑伏，皆可谓英明果决，胆量过人。对于不法，玩法之小人，应给以严惩，以儆效尤；李光弼杀玩弄上司之御史。吕公弼剑斩犯法而又小视法律之营卒、张咏杀窃官库一钱而不知悔罪之库吏，黄盖处决不法掾吏而儆诸掾，宗威愍斩擅长饼价之饼师以申法令，都善于立威而灭小人之气焰。秉公执法，不畏权贵，更需一定之胆量，如薛元赏不顾权宦之情面斩杀对大臣无礼之军将，就维护了法之尊严。另外如苏不韦控地洞、杀仇人之亲、吓杀仇人而为父报仇、张咏杀强要官员之长女为妻的仆夫、柳仲涂杀烹逼娶贪墨县令之女的悍仆、窦建德杀盗，陈星卿为寡妇孤儿主持公道，皆能以浩然之正气压服邪气而使正义得伸张。

[原文释译]

[原文]

履虎不咥^①，鞭龙得珠。岂曰溟涬^②，厥^③有奇谋。集“威克”。

[注释]

①咥（dié迭）：咬。②溟涬（míngxìng名幸）：天地未形成之前，自然之气混沌沌沌的样子，此处借指迷茫，愚蠢。③厥（jué决）：乃。

[译文]

踏住老虎的尾巴，它就不能再伤人；鞭打大龙的身躯，它就会吐出腹中的宝珠。智者并不需要神仙相助，由于他懂得运用计谋。

信陵君得符救赵

[原文]

夷门监者侯羸^①，年七十余，好奇计。秦伐赵急，魏王使晋鄙^②救赵，畏秦，戒勿战。平原君以书责信陵君^③，信陵君欲约客赴秦军，与赵俱死。谋之侯生，生乃屏人语曰：“羸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，而如姬^④最幸，力能窃之。昔如姬父为人所杀，公子使客斩其仇头进如姬。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，顾未有路耳^⑤。公子诚一开口，如姬必许诺，则得虎符。夺晋鄙军，北救赵而西却秦，此五霸之功也！”公子从其计，请如姬。如姬果盗符与公子。公子行，侯生曰：“将在外，主令有所不受。公子即合符，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，事必危矣！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，此人力士，晋鄙听，大善，不听，可使击之！”于是公子请朱亥，朱亥笑曰：“臣乃市井鼓刀屠者，而公子亲数存之，所以不报谢者，以为小礼无所用。今公子有急，此乃臣效命之秋也！”遂与公子俱。公子至邺^⑥，矫魏王令代晋鄙兵。晋鄙合符，果疑之，欲无听。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。边批：既矫其令，必责以逗留之罪，非漫然为无名之谋。公子遂将晋鄙兵进，大破秦军。

信陵邯郸之胜，决于椎晋鄙；项羽巨鹿之胜，决于斩宋义^⑦。夫大将且以拥兵逗留被诛，三军有不股栗愿死者乎？不待战而力已破矣。儒者犹以擅杀议刑，是乌知扼要之策乎？

[注释]

①夷门：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东门，称为夷门。监者：管理城门开关的吏役。侯羸（yíng 菁）：战国时魏国的隐士。②晋鄙：战国时魏国的将军。③平原君：即赵胜，战国时赵武灵王的儿子，赵惠文王的弟弟，因其最早的封地在平原故称“平原君”。④如姬：魏安釐王最宠爱的妃子。⑤顾：但是。路：机会。⑥邺（yè 叶）：古都邑名，战国时魏文侯曾设都于此，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。⑦宋义：秦末时故楚令尹，后从项梁伐秦。项梁被秦军所破，楚怀王以义为上将军，诸别将皆属。北救赵，至安阳，义留不进，项羽即入其帐中斩之。

[译文]

战国时魏国有个叫侯生的夷门守门员，已经七十多岁，仍旧常替别人出奇计。

当时秦王进兵包围赵国，魏王派将军晋鄙率军救赵，但受到秦王威协，于是魏王又派人阻止晋鄙。赵国平原君见救兵不来，就写信责备魏信陵君，信陵君既设法说动魏王出兵，只好自己邀集门人前去攻秦，表示决心与赵国共存亡。而且把此事告诉侯生，与他共谋对策。

侯生支开旁人，悄悄地说：“我听说晋鄙的兵符，放在魏王的寝宫里，如姬是魏王最宠爱的妃子，她绝对有办法可以盗得兵符。以前她父亲曾遭人杀害，但始终没能找到凶手，后来公子派门客斩了那仇人的头，进献给如姬。如姬感激公子，想

舍生相报，一直苦无机会。如今只要公子开口请如姬帮忙，如姬一定会答应公子的请求，那么公子就能偷得兵符，夺得晋鄙的军队，北救赵、西抗秦，建立与五霸相同的功业！”

信陵君依侯生之计，如姬果然偷了晋鄙的兵符，交出信陵君。

当信陵君要出发时，侯生说：“将在军，君令有所不受，因此即使你的兵符相合，但晋鄙也可以不把兵权交给你；一旦再请示魏王，那事情就危险了。我有一个名叫朱亥的朋友，是位屠夫出身的大力士，公子可带他同行。晋鄙肯交出兵权，那最好，假如不肯，便要朱亥击杀他。”

因此信陵君便去拜访朱亥。

朱亥知道内情后笑着说：“我只是个在市井挥刀卖肉的屠夫，公子却多次亲自拜访，以前我所以不曾答谢公子，是由于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报答方法。现在公子有急事，正是我朱某效命出力的大好时机。”

说完就跟信陵君一起出发了。

信陵君到达邺郡，就假传魏王的命令，来接替晋鄙指挥作战。晋鄙虽合了兵符，但心中仍感到可疑，不想交出兵权，正预备出言拒绝时，朱亥从袖中拿出一把四十斤重的大铁椎，一椎就把晋鄙当场打死。信陵君于是顺利接管了晋鄙的军队，大败秦军。

〔梦龙评〕信陵君所以能完成救赵使命，关键完全在能当机立断，椎杀晋鄙；而项羽所以能在钜鹿取得胜利，关键在毅然决定杀死宋义。大将拥重兵而逡巡不前，势将招来杀身之祸，三军将士的战志激昂，不必交战敌人就会闻风丧胆。有些儒者认为信陵君、项羽的做法，未免有些草菅人命，因此主张应该论以刑责，其实，这些儒者哪里懂得掌握先机的关键策略呢？

班超夜袭匈奴

〔原文〕

窦固出击匈奴，以班超为假司马，将兵别击伊吾^①，战于蒲类海^②，多斩首虏而还。固以为能，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。超到鄯善^③，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，后忽更疏懈。超谓其官属曰：“宁觉广礼意薄乎？此必有北虏使来，狐疑未知所从故也。明者睹未萌，况已著耶！”乃召侍胡，诈之曰：“匈奴使来数日，今安在？”侍胡惶恐，具服其状。超乃闭侍胡，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，与共饮。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“卿曹^④与我俱在西域，欲立大功以求富贵。今虏使到数日，而王广礼敬即废。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，骸骨长为豺狼食矣！为之奈何？”官属皆曰：“今危亡之地，死生从司马！”超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当今之计，独有因夜以火攻虏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殄^⑤尽也。灭此虏，则鄯善破胆，功成事立矣！”众曰：“当与从事议之。”超怒曰：“吉凶决于今日，从事文俗吏，闻此必恐而

谋泄，死无所名，非壮士也！”众曰：“善！”初夜，遂将吏士往奔虏营。边批：古今第一大胜。会天大风，超令十人持鼓，藏虏舍后，约曰：“见火然后鸣鼓大呼。”余人悉持弓弩，夹门而伏。边批：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。超乃顺风纵火，前后鼓噪。虏众惊乱。超手格杀三人，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，余众百许人，悉烧死。明日乃还告郭恂，恂大惊，既而色动。超知其意，举手曰：“據虽不行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？”恂乃悦。超于是召鄯善王广，以虏使首示之，一国震怖。超晓告抚慰，遂纳子为质，还奏于窦固。固大喜，具上超功效，并求更选使使西域。帝壮超节，诏固曰：“吏如班超，何故不遣而更选乎？今以超为军司马，令遂前功。”超复受使。边批：明主。因欲益其兵，超曰：“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！如有不虞，多益为累。”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^⑥，遂雄张南道，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。超既西，先至于阗。广德礼意甚疏，且其俗信巫，巫言神怒：“何故欲向汉？汉使有弱马^⑦，急求取以祠我！”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。超密知其状，报许之，而令巫自来取马。有顷，巫至，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，因辞让之。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，大惶恐，即攻杀匈奴使而降超。超重赐其王以下，因镇抚焉。

必如班定远，方是满腹皆兵，浑身是胆！赵子龙、姜伯约不足道也。辽东管家庄，长男子不在舍，建州虏至，驱其妻子去。三数日，壮者归，室皆空矣。无以为生，欲佣工于人，弗售。乃谋入虏地伺之，见其妻出汲，密约夜以薪积舍户外焚之，并积薪以焚其屋角。火发，贼惊觉，裸体起出户，壮者射之，贼皆死。挈其妻子，取贼所有归。是后他蒸惮之，不敢过其庄云。此壮者胆勇，一时何减班定远？使室家无恙，或佣工而售，亦且安然不图矣。人急计生，信夫！

[注释]

①伊吾：即伊吾卢，古地名。②蒲类海：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巴里坤湖。③鄯（shàn 善）善：本名楼兰，古西域国名，建都扜泥城。④卿曹：你们，尊称。⑤殄（tiǎn 藐）：灭绝。⑥莎车：古西域国名，治在今新疆莎车县一带，是古“丝绸之路”南道的要冲。⑦弱（guā 瓜）马：黑嘴的黄马。

[译文]

当东汉窦固远征匈奴时，曾命班超为代理司马，另领一支部队攻打伊吾，与匈奴军大战于蒲类海，战果辉煌。当时窦固很赏识班超的才干，因此就派他与郭恂出使西域。

当班超初到鄯善（即楼兰）时，鄯善王非常热烈地欢迎他，但是不久态度突然变得很冷淡。

班超就对部下说：“鄯善王对我们突然变得很冷淡，必定是因有匈奴使者到的缘故，使得鄯善王打不定主意要亲善哪一方。一个善于观察事物的人，在事故还未发生前就能感觉到，现在事态如此明显，我岂有看不出来道理！”

因此，班超召来鄯善的侍卫官，若无其事地问道：“匈奴使者已经来好几天了，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哪里？”

侍卫官听了吓一跳，只好如实一一回答。

班超支开侍卫官后，立刻召集所有部属，一共三十六人一起商议。他们一边饮

酒一边交换意见，当大家喝到半醉时，班超忽然慷慨激昂地说：

“诸位跟我一起来到西域，目的是为朝廷建大功并求个人富贵。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，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就变得冷淡；如若鄯善王把我们逮捕后交给匈奴，那我们的骨骸岂不是要变成豺狼的食物吗？请问诸位对这事有何高见呢？”

随员一听，立刻一致表示：“现在我们身陷危亡险地，是生是死一切全听从司马的指挥。”

这时班超起身说：“常言道：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在半夜火攻匈奴使者，让他们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，趁他们心生恐惧时一举消灭。只要除去匈奴使者，鄯善王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，那么其他的事就容易成功了。”

然而随员却表示要跟郭恂商议。

班超听了，很生气地说：“成败的命运就决定在今晚，郭恂是名文官，万一他听了这项计划，因为害怕而泄露机密，反而会坏了大事。人死不留名，就不算英雄好汉了！”

众人听班超这么一说，纷纷点头赞成。

因此，班超在午夜时刻，带领所有随员一起杀进匈奴使者的营地〔古今第一大胆〕。正巧这时刮起大风，班超派十个人手持战鼓躲在营地后面，约定见到火光就击鼓高声大叫，其余人则各拿弓箭，埋伏在营地大门两侧。部署完毕，班超顺着风势放火，指挥鼓兵击鼓。

匈奴使者听到鼓声，再见熊熊火光，莫不惊慌失措，纷纷夺门往外逃〔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〕，班超亲手杀死三人，其他随员射杀三人，其他随员射杀三十多人，其余一百多人则全被大火烧死。

天亮后，班超把夜袭匈奴营地的事情告诉郭恂，起先郭恂大为惊讶，继而有些失望。班超已经看出郭恂的心意，因此举起手说：“你虽没有参加昨夜的战役，但我班超又岂会独居其功！”

郭恂听了，顿时又面露喜色。

因此班超再要求见鄯善王，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，消息传出，鄯善国朝野为之震惊。这时班超极力安抚开导鄯善王，终于说动他以王子为人质与中国修好，于是班超凯旋而回。

窦固听了班超的报告非常高兴，详奏班超的功绩，并恳求朝廷另派使者前往西域。

明帝对班超的胆识极表嘉许，于是诏令窦固：“像班超这样的人才，理应任命为正式的西域使者，为何还要奏请朝廷另选他人呢〔英明之主〕？”

因此正式任命班超为军司马，以嘉勉他在西域所立的奇功。

班超出任西域使者后，窦固本想增加班超手下的兵力，班超却说：“我只要带领以前的三十多人就足够了。因为万一发生事件，人多反而会带来其他麻烦。”

当时于阗王刚刚攻占莎车，正欲向南扩张势力，而匈奴却派使者来，准备保护莎车。班超到达西域后，首先来到于阗，不料于阗王对他们态度冷淡。

于阗风俗笃信巫术，有位巫师说：“天神正在发怒，为何我们要听命汉使？汉

使有匹鸟嘴马，你们赶紧要汉使献马祭神！”

于阗王立即派人向班超要马，班超早知对方意图，因此说道：“为了完成你们的心愿，请巫师亲自来取马。”

不多时，巫师果然亲自来到，班超却将巫师的头砍下送回给于阗王。

于阗王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国杀死匈奴使者的事，现在又亲眼目睹，内心非常害怕，就自动派兵围杀匈奴使者，并向班超请降，班超为了安抚于阗君臣，赏赐他们许多礼物。

〔梦龙评〕一位像班超这样的大将，才真正称得上是满腹皆兵、浑身是胆，至于三国时代的赵云、姜维等这类人物比起班超实在是差远了。

辽东管家庄的庄主，有一天外出时，建州贼趁机袭击，并且俘虏了他的妻子。三、四天后庄主回家一看，家中不但财物被洗劫一空，连妻子也不见了，为了生活不得已只好到外乡替人帮佣，但没有人雇他，于是就悄悄来到贼人的营地等待机会，正巧碰上在井边汲水的妻子，两人约定在屋外堆积柴薪，半夜他在屋外放火，妻子就可趁乱逃跑。到了半夜他点火烧屋，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，贼人惊慌失措，有些贼人甚至裸着身体逃命，这时他就堵在营门口将贼人一一射杀，直到贼人全部死光，才带领妻子及贼人所虏获的财物一同回家。消息传出后，其他贼人闻之丧胆，再也不敢抢劫管家庄。这位庄主的胆识与机智，和班超相比可以说丝毫不逊色。假使这位庄主家园未遭洗劫，或者他为了生活卖身为奴，或许就会因环境安逸而不想另有作为。看了管庄主的故事，我不得不相信人在危难中会产生智慧。

耿纯设计斩叛逆

〔原文〕

东汉真定王杨谋反，光武使耿纯^①持节收杨。纯既受命，若使州郡者至真定，止传舍。杨称疾不肯来，与纯书，欲令纯往。纯报曰：“奉使见侯王牧守，不得先往，宜自强来！”时杨弟让、从兄紹皆拥兵万余。杨自见兵强而纯意安静，即从官属诣传舍，兄弟将轻兵在门外。杨入，纯接以礼，因延请其兄弟。皆至，纯闭门悉诛之。勒^②兵而出，真定震怖，无敢动者。

〔注释〕

①耿纯：字伯山，东汉初巨鹿宋子人，光武帝时任东郡太守，封东光侯。②勒：统帅，率领。

〔译文〕

东汉时真定王刘杨起兵谋反，光武帝派耿纯持兵符招抚刘杨。

耿纯接受诏命后，就先派使者前往知会，自己随后启程。抵达真定后，耿纯下榻官舍，这时刘杨自称有病在身，不肯前来谒见，只写了一封信给耿纯，希望耿纯能移驾到他的住所。

耿纯回覆说：“我是奉了钦命的特使前来接见你，怎能到你住所，我看你还是抱病勉强来一趟官舍吧！”

当时刘杨的兄弟们都各自拥兵万人，刘杨盘算自己兵多气盛，而耿纯又丝毫没有交战的意图，就带着兄弟部属来到官舍，刘杨的兄弟则率兵在官舍外等候。

刘杨入屋后，耿纯很客气地接待他，并邀请他的兄弟进屋，等他们都到齐后，耿纯下令封锁门窗通道，这才领兵而出，将他们全部斩杀。消息传出，真定人万分惊恐，没有人再敢蠢动。

温造设宴除叛逆

〔原文〕

宪宗时，戎羯乱华，诏下南梁^①起甲士五千人，令赴阙下。将起，师人作叛，逐其帅，因团集拒命岁余。宪宗深以为患。京兆尹温^②造请以单骑往。至其界，梁人见止一儒生，皆相贺无患。及至，但宣召敕安存，一无所问。然梁师负过，出入者皆不舍器械，温亦不诫之。他日球场中设乐，三军并赴。令于长廊下就食，坐宴前临阶南北两行，设长索二条，令军人各于向前索上挂其刀剑而食。酒至，鼓噪一声，两头齐力抨举^③其索，则刀剑去地三丈余矣。军人大乱，无以施其勇，然后合户而斩之。南梁人自尔累世不复叛。

〔注释〕

①南梁：即南梁州，州名，今湖南省宝庆县。②造：温造，字简舆，唐祁县人，官累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御史大夫、礼部尚书等。③抨（pēng）抨：使举。

唐宪宗时，戎羯等蛮族蠢蠢欲动，宪宗命由南梁征兵5000人入京。军队出发前，忽然兵变，士兵们罢黜原来的元帅并且集体抗命，时间长达一年多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宪宗感到很苦恼。

京兆尹温造启奏宪宗准他单身前去招抚叛军。温造抵达边境后，南梁兵见他不过是名书生，不由大为宽心，甚至互相道贺。温造到南梁的营地后，除了宣读皇帝的敕命外，并没有多问其他的事。当时南梁兵往来出入，兵器都不离手，温造目睹这情形也不加禁止。

一天，温造在球场设宴犒赏三军，士兵的座位安排在长廊下，入席前，面靠台阶的南北方向，各架设两根长索，下令士兵先将随身兵器挂在面前的绳索上再入座。等酒菜送来时，只听得唐兵忽然一声大喝，将绳索的两头用力抖动，因此刀剑纷纷弹出三丈多外，这时南梁兵立刻慌了手脚，手中缺少兵器，根本招架无力，因此温造下令将南梁兵全部处斩。

自此以后，南梁人世代不敢再反叛。

哥舒翰怒斩张擢

〔原文〕

唐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，差都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，逗留不返，纳贿交结杨国忠^①。翰适入朝，擢惧，求国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。敕下，就第谒翰。翰命部下猝^②于庭，数其罪，杖杀之，然后奏闻。帝下诏褒奖，仍赐擢尸，更令翰决尸一百。边批：圣主。

太原节度王承业，军政不修。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。众侮易承业，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，玩谑之。李光弼闻之，素不平。至是交众兵于光弼。众以麾下来，光弼出迎，旌旗相接而不避。李光弼怒其无礼，又不即交兵，令收系之。顷中使至，除众御史中丞，怀其敕，问众所在。光弼曰：“众有罪，系之矣！”中使以敕示光弼。光弼曰：“今只斩侍御史；若宣制命，即斩中丞；若拜宰相，亦斩宰相！”中使惧，遂寝之而还。翼日，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，斩之，威震三军，命其亲属吊之。

或问擢与众诚有罪，然已除西川节度使及御史中丞矣，其如王命何？盖军事尚速，当用兵之际而逗留不返、拥兵不交，皆死法也。二人之除命必皆夤缘^③得之，而非出天子之意者，故二将得伸其权，而无人议其后耳。然在今日，莫可问矣。

〔注释〕

①杨国忠：本名创，唐蒲州永乐人，杨贵妃的堂兄，官累监察御史、侍御史右相等职，权倾中外。②猝（zuò 昨）：揪。③夤（yín 寅）缘：攀附权贵，以求仕进。

〔译文〕

唐朝名将哥舒翰出任安西节度使时，有一次派都兵马使张擢进京奏事，不料张擢竟逗留不归，而且贿赂杨国忠，两人相互勾结。

不久，哥舒翰有事要入朝奏报，张擢心虚害怕，就要求杨国忠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当正式任命的诏命下达后，张擢得意洋洋的去见哥舒翰，哥舒翰一见张擢来，就立即下令拘捕，接着一一陈述他的罪状，随后再将他处斩。

事后哥舒翰把处死张擢的经过奏报朝廷，玄宗不但没有责备他，甚至还下诏褒奖他处理得当〔圣主〕，最后更把张擢的尸首赐还他，让他亲手再鞭尸一百下。

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治军散漫，所以当御史崔众奉诏到河东敦睦各军时，很轻视王承业，甚至纵容自己的部下全副武装的闯进王承业的府衙。

李光弼初听这件事，并不觉得奇怪，不料崔众的部众竟也闯进他的营帐，由于崔众是打着御史的旗号而来，因此李光弼只有出营迎接，然而崔众却连招呼都不打，就调头离去。

所以李光弼很气愤，认为崔众仗恃诏命傲慢无礼，于是将崔众逮捕问罪。

此时，皇宫宦官来到河东，要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，手持敕书问李光弼崔众的

行踪。

李光弼答道：“崔众犯法，我已经将他逮捕治罪了。”

宦官把敕书拿给李光弼看，李光弼说：“现今只杀了一位侍御史，如按诏命，那就等于杀了一位御史中丞；如果他被任命为宰相，那就等于杀死一位宰相。”

宦官一听这话不敢再多言，只好带着敕书回京。

次日，李光弼派兵包围崔众，当众把他杀死在碑堂下，从此李光弼威权震三军。事后，李光弼命崔众的亲属来祭吊。

[梦龙评] 或许有人会问：“张擢和崔众确实有罪，但张擢已经被朝廷任命为西川节度使，而崔众也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这时杀死他二人，算不算漠视朝廷诏命呢？”其实用兵最重要的就是讲求神速，张擢有公务在身，竟然滞留京师不归，这在军法上就已经犯了死罪。而崔众明知自己的使命是联络各部队感情，竟带兵到处耀武扬威，这也触犯了违抗君命的死罪。再说这两人所以会被任命为高位，都是出于人情的请托和贿赂，根本不是皇帝的原意。

因此，哥舒翰和李光弼伸张公权，而没有人敢在他们背后议论！若事件发生在今天，我看根本没有人大胆做这类事！

柴克宏勇斩奸使

[原文]

南唐柴克宏^①有将略。其奉命救常州也，枢密李征古忌之，给以羸卒数千人，铠仗俱朽蠹者。将至常州，征古复以朱匡业代之，使召克宏。宏曰：“吾计日破贼，汝来召吾，必奸人也！”命斩之。使者曰：“李枢密所命。”克宏曰：“即李枢密来，吾亦斩之！”乃蒙船以幕，匿甲士其中，袭破吴越营。

奸臣在内，若受代而还，安知不又以无功为罪案乎？破敌完城，即忌口亦无所施矣。

[注释]

①柴克宏：五代吴国汝阳人，侍奉南唐王李璟，拜为抚州刺史、奉化军节度使，卒谥威烈。

[译文]

后唐名将柴克宏善计谋，奉命援救常州时，枢密李征古妒忌他受后唐主的器重，所以只肯拨给他数千名体弱的残兵，所配备的武器也都因年久而腐朽不堪。

当柴克宏率军抵达常州后，李征古又想用朱匡业来替代柴克宏的职务，派使者召柴克宏。

柴克宏对使者说：“贼兵已在我掌握中，破贼指日可待，如今你召我回京，一定是奸人。”因此命人要将使者处斩。

使者说：“我是奉李枢密命令前来。”

柴克宏说：“即使是李枢密亲自来，我也一样下令杀他。”

杀了使者后，柴克宏下令在船外蒙上帐幕，命士兵藏匿在船中，果然一举大败贼兵。

〔梦龙评〕朝有奸臣，若柴克宏果真受召返京，谁知不会被安上无功的罪名呢？如今既败敌兵又能保全城池，即使心存嫉妒，也找不到可议论的借口了。

杨素背水一战

〔原文〕

杨素攻陈时，使军士三百人守营。军士惮北军之强，多愿守营。素闻之，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斩之。更令简^①留，无愿留者。又对阵时，先令一二百人赴敌，或不能陷阵而还者，悉斩之。更令二三百人复进，退亦如之。将士股栗，有必死之心，以是战无不克。

素用法似过峻，然以御积惰之兵，非此不能作其气。夫使法严于上，而士知必死，虽置之散地，犹背水矣。

〔注释〕

①简：通“柬”，选择。

〔译文〕

隋朝的杨素有一次攻打陈国时，征求三百名自愿留营守卫的士兵，当时隋兵对北军心存恐惧，纷纷要求留营守卫。

杨素得知士兵怕战的心理，就召来自愿留营的三百人，将他们全部处决，随后再下令征求留营者，再也没有人敢留营。

又：对阵作战时，杨素先派一、二百名士兵与敌交战，凡是不能尽力冲锋陷阵苟且生还者，一律予以处死，然后再派二、三百人进攻，退败的同样处死。将士目睹杨素的治军之道，无不心存警惧，人人抱必死之心，因此与敌作战，没有不大获全胜的。

〔梦龙评〕杨素带兵看似过于严苛，但统领怠惰成性的士兵，非用严法不能提振士兵气势，假如带兵者立法严苛，士兵也深知兵败难逃一死的道理，那么即使在平地作战，也有如背水一战了。

安禄山调兵遣将

〔原文〕

安禄山^①将反前两日，于宅集宴大将十余人，锡赉^②绝厚。满厅施大图，图山川险易、攻取剽劫之势。每人付一图，令曰：“有违者斩！”直至洛阳，指挥皆